

百世修来同船渡,这话一定出现在舟车不便的年代。荒村雨露宜眠早,野店风霜要起迟,临别反复叮咛,传统农耕社会,远行一次,说不定是生离死别。

现在,早上在家,下午在千里之外。一天还是二十四小时,空间因为出行速度被缩小。几乎每个人都有外出旅行的机会,不再有人坐了同一趟车同一艘船同一个航班就是百世修来的。

比邻而坐,互不干扰,前后排寂然无声,如果有一趟这样的旅行,那可真是修来的。

好多年前,绿皮火车,大家相对而坐。啃鸡腿,喝啤酒,陌生人很快就熟悉了。众人朗声谈笑,车厢里热热闹闹。有线耳机刚随着随身听传播开来,用耳机塞住耳朵的,是很潮的青年人。更多的人谈天说地,臧否时事,风从打开的列车窗户里吹进来,爽。

不久,列车提速,窗户不能打开,座位布局改变,大家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坐,缺少对面交流的空间感。所幸大部分乘客很快养成了安静乘车的习惯。大家很少聊天,大部分人都戴上了耳机,只有少部分老年人在观看小视频时让声音外放。不过,对着手机讲电话的人增多了。

车厢分商务座、一等座和二等座,有一次买不到票,狠狠心买了唯一剩下的商务座,进去一看,车厢里座位很少,座椅可以很大限度放平,每个人享有较大的空间。手机响了,刚接听,前排的女性发出了很响亮的“啧”声,我赶紧跑到车厢连接处,最大限度压低声音讲电话,结束后小心翼翼坐回座椅。商务座高于我身份,我是误入,顺便学会了讲规矩。大部分时候,我选择二等车厢的F座。只有一个邻座,而且靠着窗户,可以安静地与外面的世界交流。

有一段时间,我上车就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东西,有些急就章就在旅行的两小时完成。近来上车就打瞌睡,没有精力支持大脑的思考,这时最怕噪音。

上百号人的车厢里,每个人都小声交流,人群错杂,说话的声音,形成声音的海浪,弥散开来,是催眠的良药。这说的是音强,分贝不高。

就怕有尖锐的声音,破空而来,带着情绪,激烈、亢奋;带着擘画江山的沉稳、威严,会一下子将人从瞌睡中唤醒。这说的是音高,超过600赫兹,就让人不愉快。

这次路途遥远,买了一等座,我以为脱离了引车卖浆者,大家会安静一点。想多了,这里坐满了业界引擎、引航者,卖车、卖基金者,但是,并不安静。

一个五短身材者,拿着手机,在过道里逡巡,一边讲电话,一边闲庭信步,他声音洪亮,指挥若定,看上去有点拿破仑的气势。但是,过道如此狭窄,你为何要走来走去?

奔波同车苦

冯渊



独语者 林廖君 摄

我是一个修养不够的人。当他第三次从我身边走过时,我加大分贝和赫兹,冲他吼:“请到车厢外讲电话,这里不是你的办公区。晃来晃去,我的眼都被你晃花了。”

后面一句本来可以不要,说出来时,与前面一句相比,音高和音强都降低了。我担心引来拳脚之争,自动降低了诉求,将强烈的抗议转化成婉转的埋怨。

这些词语冲口而出之前,我只有愤怒的情绪,没有思考如何措辞。但当第一句话蹦出来之后,我要立即考虑怎么收场。

这个拿破仑很听话,走到车厢连接处,声音并未降低,他要用音高和音强表示他的态度。讲了一分钟,收线了,他走回座位,经过我的身旁,没有任何声音和动静,还算是一个文明人,此后一直到下车,没有电话声了。

我大部分时间在睡觉,像一只上了年纪的老猫。

做了一个梦,梦见在课堂里,听课。

我的职业很多时候与上课、听课有关,这还要做梦吗?农民会梦见插田割稻?工人会梦见打螺丝?已经够辛苦够无趣了,就不能梦见点新鲜事?

一名女教师在讲台上教育学生,语调温和,但声音富有穿透力,清晰、扎实。声声入耳,如秋风,如利剑,温婉又威严,壮丽又妩媚。具体讲什么内容,脑袋一片混沌,只有音声,没有具体语辞。

这很奇怪。她到底在说什么?终于被她唠叨醒了。是一个女子在教训她的孩子,在我前面三排的样子。我看不见小孩,想象他(她)应该是五六岁的样子。看不清女子的面容,只感到她身形瘦小。女子一直在说话,孩子始终没有反驳申诉,声息全无。

那她为何还叨叨?问对了,我也这样想呢。

“你要负责你的情绪,我没有承受你情绪的的义务。每个人都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。你觉得无聊,需要自己化解。你凭什么跟我要脾气?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

的情绪。你懂不懂?你生气?我没有义务安慰你。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,永远不会成长。你要问一问自己,你究竟为哪一点感到不满?你可以发泄,但是不要针对我。明白吗?”

她的声音像列车播音员一样清晰,但是不甜美不圆润,三分生涩,七分执着。听得出来,她痴迷讲理。孩子到底哪一点冒犯她了,是打闹吗,还是无端发脾气?前面我睡着了不知道。

她口齿清晰,字字落到实处,每个字都像鹅卵石砸在钢板上,深入耳蜗。她反复出现“管理情绪”这个词语,她一直用疑问句,虽然声音平稳,听起来仍然让人紧张。那些句子像唱针在旧胶片上滑脱了,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沟槽,不停播放相同的内容。

我甚至觉得,她是在给乘客分享某项课程,以表明自己有文化、讲道理、明是非、懂礼貌,是一个文明人。她在公共场合进行亲子表演,是在炫耀母慈子孝的美好画面,可惜孩子配合不够。她是否知道:孔雀求偶时展示华丽的尾羽,在露出华丽羽毛的同时也露出了屁眼。

我有一个坏习惯,能一字不落听完自己不喜欢的声音信息。别人昏昏欲睡,我一下子神清气爽起来。

“喂,你不要上课好不好。教育孩子在家里就行了,这是公共空间。”我压低声音,用足够强劲的力度发送这句话,自己听起来也觉出一种阴沉沉恐怖,具有震慑效果。

“怎么啦,我声音不大,教育自己孩子惹着你了?”

“差不多得了,叨叨叨,烦不烦。”出门在外不惹事,乘坐这趟高铁,我已经第二次发出抗议了。没想到,她持续一刻钟的演讲终于结束了。是我面相凶恶,还是声音恐怖?同行的刘老师小声告诉我:“可能是你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的样子,让人不敢接招。”

“这样也好。耐心讲道理,慢慢掰扯,就算是把形式逻辑课程免费给讲一遍,他们也不会接受。人们只认自己的理,不认公理。粗野一点,是对虚伪文明的最好反击。”

“好吧,你小心。医药费回单位不好报销。斗殴,不算工伤。”

总算安静了。我继续睡觉。列车从郴州到了南昌,停了三分钟,继续往虹桥开。我看到烈日下的青山绿水,竹树人家,看到农妇在田里插秧。很多年前,我也在这样的天气里插过秧。村子里当过兵的族兄扛着锹走过田埂,对我说:“你这个读书郎,应该到庐山避暑,怎么也跟我们一起种田?”

我浑身泥水、汗水,蚂蟥爬在我的小腿上,鲜血顺着腿往下流淌。

大人说,蚂蟥叮过之后流了多少血,就说明它吸了你多少血。真实情况是:蚂蝗吸血时会持续释放抑制凝血功能的水蛭素,扩张血管,如果不按压,叮过的地方会长时间流血。流点血不痛,倒不用担心,担心的是血腥味引来更多的蚂蟥。我拍掉了两条吸饱了血的蚂蟥,对他的话哑然失笑。

没想到,两年后的酷暑,我真到庐山避暑了。从那以后,我就告别了田野,慢慢学习读书人应有的体面,用体面不断装饰自己。

其实,体面也很脆弱。那个拿破仑,还有这个情绪管理者,都比我读的书多,都在努力做一个文明体面的人,但免不了常常露馅。人要真正体面起来,学会安安静静、不打扰身边的人,可能是第一课。

我这样想着,昏昏又睡。不到一刻钟,复被吵醒。是我左边后排的三个人。

女甲:“你往后调整座椅碰到我了,让我无法活动,你调整倾斜度要适当。”

女乙:“什么叫适当,你倒是跟我解释清楚,角度多少算是适当?你也可以调整座椅,想调到什么位置就调到什么位置,这是每个乘客的权利。”

女甲的丈夫男甲:“这个要讲道理,你往后靠可以,但是不能让人家感到太压迫。我也不能想怎么调就怎么调。”

女乙:“你们不能搞双打哈,二对一欺负我算什么?你们联合起来对付我,我也是不怕的。但我告诉你,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弱者。做人要有素质。”

我又什么都听进去了。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时的吵闹,是三个成年人,为了一丁点事,在讲道理。他们运用的语词,都很干净、光鲜,他们也习惯使用这些光鲜的词语,却始终解释不了各自的小心思。

我知道事不过三,但还是站起来,走到他们的座位旁,说:“座椅靠背既然设定了装置可以调节,理论上可以调节到最大限度。但是,乘客的体型有胖瘦,身体有差异,如果后排乘客感到拥挤不适,向前排乘客提出了建议,前排乘客应该友善地调整。这是我理解的‘适当’。”

女乙:“你是谁?你是乘警还是列车长?”

“都不是,我是一个乘客。一个人听取正确的道理,就是你刚才说的做人应有的素质。你稍微调整一下座椅,他们不会再多说一句的。”

果然,风息浪止。

如果听凭他们喋喋不休,持续重复、毫无营养的说辞会让我抓狂。

列车终于进站了。大家各自散去,最好的修行就是不吵、不闹,江湖不再见。